禮記疑義

禮記疑義卷二十六　郊特牲第十一

鄭氏註　孔穎達疏　吳廷華存疑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

訂義註大猶徧也天之神日為尊掃祭以下言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尚赤者周也疏大猶徧也若徧報天之一切神而天之諸神唯日為尊故此祭者日為諸神之主故云主日也天之諸神莫大於日祭諸神時日居諸神之首故云日為尊也凡祭日月之礼崔氏云一歲有四迎氣

之時祭日於東祭月於西故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是其一也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是其二也此等二祭日之與月各祭於一殷日之其月皆為壇而祭所謂王宮祭日夜明祭月皆為燔柴也夏正郊天之時而主日配以月祭義云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是其三也孟冬大蜡之時又祭日月故月令孟冬祈來年於天宗是其四也此二祭并祭日月其在一殷則祭日於壇祭月於坎壇則燔柴坎則瘞埋也其牲皆用犢故小司徒云凡小祭祀奉牛牲鄭云小祭祀王玄冕所祭是也若所祈禱則用少牢故祭法云埋少牢於泰昭祭時及日月等鄭註云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是也皇氏云日月合祭之時用犢分祭之時用少牢其義非也燔柴在壇正祭於地故云掃地而祭陶瓦器謂酒尊及豆蓋之備故周禮旗人為蓋匏謂酒爵此等巳其疏此一節總明郊祭之義來子日以解於上

始祖配天須在冬至一陽始生萬物之始宗祀

九月萬物之成父者我所自生帝者生物之祖故推以為配而祀於明堂此議方正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帝只是天天只是帝却分祭何也朱子曰為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帝陳氏集說曰今案郊祀一節先儒之論不一者有子月寅月之異有周禮魯礼之分又以郊與圜丘為二祀又有祭天與祈穀為二郊今皆不復詳辨而以朱說為定

疑義註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

之月也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陽位者日太陽之精也疏此易緯乾鑿度文必用及正彼文云方此之時天地交萬物通所以順四時法天地之道紫書傳云迎日謂春分迎日也即引寅賓出日皆謂春分知此迎長日非春分者此云兆於南郊就陽位若是春分朝日當在東郊故知非也又下云帝牛不吉以為稷牛故知祭天非唯祭日也不用所出之帝為主而云日者所出尊不與諸神為賓主也猶如君燕羣臣使居卑為主人不以君為主也延華紫郊謂圜丘之祭大司樂圜丘之祀在冬至之日此言長日之至謂冬至日始長也註本緯說言建寅之月而於長日之至則又以卯月春分解之則牽合矣註所以為此說者蓋鄭本

以圜丘為祀昊天以祈穀為郊祭五帝又因魯人啟蟄而郊故以建寅言之非也又案大報天而主日者謂祭天配以諸天神而諸天神中又以日為宗主耳若就陽位則仍以祭天地言蓋天陽也註舍天而言日大謬疏又以不用所出之帝為殺所出帝即感生帝也鄭本謂郊為祭感生帝而孔又悞以此郊為祭日故舉所出帝與日較用不用也至以主為賓主之主則又不足辨矣

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

訂義疏王肅用董仲舒劉向之說以此為周郊上文云郊之祭迎長日之至謂周之郊祭於建子之月而迎此冬至長日之至也陳氏集說曰周家始郊祀適遇冬至是辛日自後用冬至後辛日也嚴陵方氏曰言日至則不必皆用辛也疑義註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說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以無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用辛日者凡為人君當齋戒自新而周衰禮廢儒

若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孤月以周郊天之月而至者謂日徵以周郊天建子之月而南至云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者以冬至十陽生故云新用事而用辛日云此說非也者謂日以用禮郊天之月而日至陽氣新用事此等之說非也謂虞升行別向而為此說所以非者柔周禮冬至祭天圜丘不論郊也又此下云戴見深卜有二旅周禮祀是天上帝則大柔而見是服不同周禮王路以祀天此下云柔素卑是市不同也祭法云牲柴於泰禮用許賓周禮蒼望禮天牲從王色是牲不同也祈雅日非人為之丘泰禮則人功所作是圜丘與泰禮別也以是知郊與圜丘所祭非一故云此說非也云郊天之月而日主魯禮也者言此能始郊日以至是魯閏之禮必知魯禮者以明堂云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又雜記云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故知冬至郊天魯禮也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者證明天子之郊必用夏正魯既降下天子不故郊

祭雜從而廢穀也左正止謂以若正於稷又皇子天
迎亂上為儒梁斯傳月或焉二不故此以郊氏之與
長也說周者魯建云郊用昭月從穀也祈以用先周
日祭郊事見唯丑郊斗建以下則梁魯農祈于而同
之聖是故周有之祀之子穀辛以條唯事穀肅有月
至證周云禮建月后日之梁卜正云一是故之事故
下謂禮因盡寅郊稷傷月傳三月魯郊二左說也用
云王自推在郊若以是郊以月下以不郊傳以但建
周肅此魯魯天社所也則答上辛十與也云魯魯子
之難以禮者及頂農或此王辛卜二天若啟冬之之
始鄭下以欲能不事用云肅若二月子依執孟郊月
郊云是言見見信是建日之不月下郊鄭而郊祭而
日郊魯周然而禮也寅以難從上辛天康郊天師郊
以待禮事文雩記但之至是則辛卜同成又至說天
至性為誤實云不春月及魯止若正月之云建不欲
去日此作是周取秋則宜一故不月轉說郊寅同示
以郊周周魯衰公魯春三郊聖從上卜則祀之崔在
為之魯也郊禮羊禮秋年則證則辛三異后月氏天

特天圜丘配天祀周祖繹祭大禘祭魯人先日日迎
兆地丘則天今大人非又后傳非法也也周以說長
云之於郊之無者尊圜祭稷王圜說鄭則禮至其日
周牲郊所順此升燔丘也是者丘禘玄不盡於長謂
之故策在無言凡不及皆亂禘之無以能在下日夏
郊始祭春言帝知當若郊祭禮其祭圜祭記魯非至正
郊特牲 郊法壇之燔禘稀后也宗之祖也丘法斯因其於也
日云象則配配昔稷周廟名之立之禘禮推義上郊
以燔圜謂圜圜者之丘之實所既名焉也魯也而天
至柴丘之丘丘周廟后名也自以周帝禘稷玄妄日
周於之郊之非公重稷則祟出祭官及其以又為以
禮奉形所文也禘而廟禘爾而法圜燔不言云之至
云壇以祭郊又祀玄而是雉玄禘丘為愚周周說玄
冬則丘言郊詩燔說燔五云又燔不配不事哀又以
至圜言之則思圜圜無年禘施為名圜得若禮雖為
祭丘之則圜文丘丘廟大大之圜為丘亂儒發其冬
天也本謂丘后以祭故祭祭於丘禘之於者儒始至
五於郊諸之圜稷配天知先也郊又是祀周愚者郊之

事並天子郊素常制地祭陰迎日正聖之郊家初閑
动先孟之說未明祭上天氣共者則證言將諸勢丘
卜皇春月天龍宜天之於始發陽周論王性云天知
日天祈為子旂位圜丘地發月氣天焉爾文定之闕
圜之教始圜衣云丘皆上祭令之子皆所同分始丘
丘佐於故丘服魯其可之祭天主不申掀孔問也哭
以其上精言車君礼祭圜迎子日用鄭經以孔對郊
卜貫帝始始祈以王為丘陽正長日云倩為子啟先
日天及也郊皆孟服無不堂月而至易分天郊祭一
則也龍張者自春大帝言為迎陽郊緯明子祀及也
不融見融魯不祀裹聚郊理春氣也云鄭郊之將言
得文而文以同帝而故則矛是發夏三必祀事郊始
正云雩謂轉何於晁不非周也故正王別之孔祀郊
用祀此圜卜得郊乘言祭礼若祭月之為事子故若
冬天五丘三以服玉郊郊云冬其陽郊其如對言冬
至神帝是正諸哀路周也冬至始氣一說聖之始至
之来之祭以侯服建官言日祭升始用者證與孔陽
日軌等皇建之来大之凡至天而升奚案論此子氣

此是張融之說鄭此注云以建子之月郊天用
辛日若當齋戒自新如鄭此言是亦不用冬至
日也但郊丘大事王鄭不同故具陳二家所據
而言之也崇聖證論凡異義皆同敘梁之義魯
特卜三正之內一郊則止而崔氏皇氏以為
魯冬至郊天夏正又郊凡二郊非鄭義也
廷華樂王肅用董劉說是也鄭舍周言魯於記
言周之義已是不符凡既云魯無冬至祭天事
又曰以建子之月郊天不自為矛盾乎況魯實
諸侯又安得以周禮魯禮並稱耶觀舉下文十
有二旒等以正周魯之不同馬氏駁之是矣而
未盡也要之記出漢人傳聞異辭本不足據即
就魯言亦不當十有二旒素車泰壇不見於他

經亦未必即是魯禮若明堂位誇大魯事最為誕妄無論賜魯重祭之非即是矣亦正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未嘗并賜魯公以天子之冕旒天子之郊祀也且即賜魯公矣然亦猶是周天子之服制亦胡可以此魯服為異於周至王肅駁鄭是矣馬昭又即鄭意申之張融亦鄭意均不足舉以為說也

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立於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祭之日王皮弁

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

訂義註受命謂告之退而卜澤澤宮也所以擇賢之宮也既卜必到澤宮擇可與祭祀者因誓敕之以礼也禮器曰舉賢而置之聚衆而誓之是也王自澤宮而還以誓命重相申敕也庫門在雉門之外入庫門則至廟門外矣大廟者祖廟也百官公卿以下也百姓王之親也入廟戒親親也王自此還齊路寢之室報猶白也夙興朝服以待白祭事者乃後服祭服而行事也周禮祭之日小宗伯逆粢省鑊告時於王告備於

王也疏上有百官之文故以百姓爲王之親也
王親謂之百姓也者集氏云姓者出也並
是王之先祖所生云王自此還齊路寢之室者
卜法必在祭前十日祭義云散齋七日致齋三
日又云七日戒三日齋鄭既云王自此還齋路
寢之室則此經戒百官百姓則祭前三日欲致
齊之時以誓命重相申敎也祭之日王皮弁以
聽祭報者郊日之朝天子早起皮弁服以聽之
小宗伯告日時早晚及牲事之備具也未郊故
未服大裘而衣當且服日視朝之服也示民嚴
上也者結早朝者皮弁朝服以聽祭報之義示
教人尊嚴其君上之義也引周禮者證小宗伯
既有告事王
并聽之是也
次疏郊事既尊不敢專輒故先告
祖後乃卜亦如受命也作龜於祢宮者作灼也
禰宮禰廟也先告祖受命又至祢廟卜之也尊
祖親考之義也者考亦禰也尊祖故受之命命

宜由尊者出親禰故作龜作龟是事事宜就親
近者也王卜已吉又至澤宮射以擇賢者為助
祭之人故云王立於澤也禮記云舉賢而置之
是也然王者犹在囿而主皮射亦在澤故鄭注
鄉射記引尚書傳丞皮射陳於澤然後鄉大夫
相與射也又云僩之取也於囿中勇力之取也
今之取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澤習禮之處親
總誓命者因於澤宮中又使有司誓敕舊章齋
戒之禮王又親聽受命之故禮記云聚衆而誓
之是也受教諫之義也者釋前義也告祖作祢

先受教義也又立澤聽誓先受誡義也王自澤宮而還至欲致齋之時有司獻王所以命百官之事王乃於庫門之內戒百官大廟之內戒百姓百官疏故在公朝重戒之百姓王之親屬故在大廟重戒之

疑義疏禮器云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是也

廷華案冬至有定日不必卜此卜乃卜尸及牲也又記明言廟頖宮非廟不足舉以爲証

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汜埽反道鄉爲田燭弗命而民

聽上

訂義註謂郊道之民為之也反道剗令新土在上也田燭田首為燭也弗命而聽化王嚴上也疏郊祭之旦人之喪者不哭又不敢凶服而出以干王之吉祭也汜埽反道者汜埽廣埽也反道剗路之土反之令新土在上也郊道之民家家各當界廣埽新道也鄉為田燭者鄉謂郊內云鄉也六鄉之民各於田首設燭照路恐王闇郊之旱弗命而民聽上者合結喪者不哭以下至此並非王命而民化王嚴上故也然周禮蜡

氏云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而此云不命者蜡氏所云有司常事至郊祭之時王不特命故云不命且作記之人雖美氏之聽上之義未必實然也蜡氏云除不蠲及刑者任人等此不言者文不備也

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

訂義註象天謂有日月星辰之章周礼王祀昊

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十二者
天之大數不過十二設日月畫於旂上明謂則
之以示人也疏明堂位云日月之章故衣有日月星辰也天之大數不過十二此哀七年傳文
左疏當祭之日王被袞冕袞冕有日月
星辰以象天也首戴冕其璪十二旒法則天數
也所建之旂十有二旒畫龍爲章而設日月以
象天也者旂十有一旒象天數十二也龍爲陽
氣變化日月以光照下皆是象天也聖人則之
郊所以明天道也者總結上王被袞以下之事
言天垂日月之象各有其數故聖人則之郊天

象日月所以光明天之道以示於人故事事則之

疑義註被衮象天此魯礼也魯侯之服自衮冕而下也衮車殷路也魯公之郊用殷礼也既與周不
同故云此魯礼也引周礼以下者證王礼與魯礼
不同云魯侯之服有衮冕而下也者證魯侯得
著衮冕故經云衮也魯公得柞王者作記之人
敗以魯禮而為周郊遂以魯侯而摘王也皇民
云魯用王礼故務王或亦嘗然也明堂位云大
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又此上文云大路繁纓
一就此云乘素車故知殷路也云魯公之却用
殷礼也者公羊傳云周公用白北魯公用驛綱
周公陀用殷之白
北故知用故礼也

廷萊柴鄭註周礼謂日月星辰畫於旂而衮服

九章柰詳春官此記乃云象天則仍有日月星辰其說不可通矣故為魯禮說為彼註作回護耶不知記明言王註猶以魯禮言是屈記以從我說以魯得郊王解之則尤悖矣殷本殷禮下過隨臆言之不足辨也白說見周禮

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

訂義註養牲必養二也滌牢中所搜除處也唯具遺時又遂可用也說春秋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公羊云曷為不復卜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何休云先卜帝牲養之有郊特牲土

災更引稷牲卜之以為天牲養之凡當二卜尒復不吉則止不郊滌牢中所搜除者搜謂搜歸清滌故周礼掌養馬者謂之庾人云唯具遭時又選可用也者遭時謂帝牲遭災之時既取稷牲而用之其祀稷之牲臨時適其可者凡帝牲稷牲尊常初時皆卜取其牲繫於牢芻之三月若臨時有故乃變之也

蹴郊天既以后稷為配故養牲養

二以擬祭也若帝牛不吉或死傷以為稷牛者

為獨用也為用稷牛而為帝牛其祭稷之牛臨

時別取牛用之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者

此稷說上文帝牛不吉而取稷牛之事以帝牛

既尊必須在滌三月今帝牛不吉故取稷牛已

在滌三月者也其祀稷之牛臨時別取故云稷

牲唯具天神既尊故須在滌人鬼稍卑唯具而已是分別天神與人鬼不同案此則取稷牛爲帝牛故稷可臨時別取若平時稷牛原在滌也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訂義註言使本可以配者此一經論祖配天之義人本於祖物本於天以配本故也大報本反始釋所以郊祭天之義天爲物本祖爲王本祭天以祖配之所以報謝其本反始者反其初始以財言之謂物爲本以終言之謂初爲始謝其

恩謂之報歸其初謂之反大義同也皇氏云上
文社稷下直云報本反始此文天神尊故加大
字義或然也

天子大蜡入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
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
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
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為其食田鼠也
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

訂義註八者所祭有八神也伊耆氏古天子號
也索謂求索也歲十二月周之正數謂建亥之

月也饗者祭其神也萬物有功加於民者神使
為之也祭之以報焉造者配之也先嗇若神農
司嗇后稷是也嗇所樹藝之功使盡饗之農田
畯也郵表畷謂田畯所以督約百姓於井間之
處也詩云為下國畷郵禽獸服不氏所數擾猛
獸也迎迎其神也水庸溝也疏明堂云土鼓葦籥伊耆氏之樂禮運云夫禮之初始諸飲食蕢桴而土鼓俱擿土鼓則伊耆氏神農也以其初為田事故為蜡祭以報天也下云主先嗇神農既為始蜡豈自祭其身以為先嗇乎皇氏云神農伊耆一代總號其子孫為天子者始為蜡祭祭其先祖造田者故有先嗇也知是周十二月者下云既蜡而收民息已收謂收斂則詩所謂十月納禾稼又月令孟冬祈來年於天宗是知蜡周建亥之月三

所云不箱厭邦功衆也者為云農配以為萬云代代
須地能云所舍伏及者取主后比此報物物衆各皆
之共秩飾使言蓋邦此北司稷擬八爲所非者以然
事神害歟不成衆來一成蓄先故神云以所祭十此
故而於服雜湯馬以經功從也云而造能衆其二經
云祭物不散施所飾為狀祭經若祭者功但神月文
事之以民今布引歟下鮁種言司若配加衆也為據
也祭功所毛仁詩等饗交日主音神之於其者蜡周
坊坊天教詩故者所農音稼先后衆也民萬群其故
者與故揆作為齊以及而歆音稷者者若物經亦為
所水也猶以下音祭邦祭日而無若賓神之合非十
以廟恐歟旅國韓之表也音祭所是場使神聚也二
音事迎也在揩詩者以祭不司疑不云為所萬已月
水也貓者商俟也報起百云音故先謂之以物其皇
亦者既若領在邦其文社稼者不之造故衆而於民
以是之非長以謂助百以而以言群此云其索月以
郭營身猶務民民音種報云先若以蜡祭神衆令為
水為故歟之之之之則音音音直神祭之者之蜡三

庸者所以受水亦以泄水謂祭此坊與水庸之神　疏此一節論蜡祭之事所祭之神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但以此八神為主蜡云大者是天子之蜡對諸侯為大天子既有八神則諸侯之蜡未必八也謂若先嗇古之天子諸侯未必得祭也云諸侯亦有蜡者禮運云仲尼與於蜡賓是諸侯有蜡也案周礼大司樂云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鄭云有象在天所謂日月此神不數象物及日月者先嗇司嗇並是一神有益於人水庸之屬在池益其稼嗇故索而祭之急其近者故也天神象物去人縣

遠雖祭不在八神之數衆謂古之田畯有功於民郵表畷者是田畯於井間所舍之處郵若郵亭屋宇處所表田畔畷者謂井畔相連畷於此田畔相連畷之所造此郵舍田畯處焉禽獸者即下文云貓虎之屬言禽獸者貓虎之外但有助田除害者皆悉包之下特云貓虎舉其除害甚者仁之至義之盡也者不忘恩而報之是仁有功必報之是義也蜡祭有仁義之至盡也

疑義疏大蜡八者即鄭注云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

廷華祟記自先嗇至水庸所以叙八蜡之神下昆蟲毋作則祝辭耳鄭於水庸以上求八蜡之數不足乃混入昆蟲張子非之謂蟲是為害者不當祭其說是也但八蜡之說不一王氏肅則去昆蟲而分貓虎為八張子則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百種八蔡陵方氏則云八者先嗇也司嗇也農也郵表畷也貓也虎也坊也水庸也山陰陸氏則云先嗇一司嗇二百種三農四郵表畷五貓六虎七坊水庸八其說皆侵於鄭并存之以備考又伊耆

氏鄭以為古天子之號孔皇以為神農陳氏祥道非之其說云周禮伊耆氏掌共王之杖咸老者頹之蜡以息老物故主蜡也以其官名姓周人又以其姓名官先儒又謂其始制鼓籥又始為蜡故以為古天子之號然古之制法者如隸首造曆大撓作甲子之類豈皆古之帝王哉其說亦近但古之帝王固無可考而周礼及明堂位與此三伊耆氏是一是二亦未可懸斷也姑並存之

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皮弁

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

訂義註上、反共宅以下此蜡祝辭也辭同則祭同廢可知矣壑猶坑也昆蟲若生蛋死螟螽之爲爲害若也送終喪殺所謂老物也素服衣裳皆素黃衣黃冠而祭謂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論語云黃衣狐裘草服若言祭以息民物象其時物之色季秋而草木黃落蜡臘有八神恐祭皮各別故言則祭同廢可知也終喪殺所謂老物者案周礼籥章云國祭蜡則送

龡豳頌擊土鼓息老物以老物故素服物老將終故葛帶榛杖素服衣裳皆素素者謂白素衣積素裳經直云此服以送終不云皮弁者從上省文也上云蜡此云祭故知既蜡臘先祖五祀云於見勞農以休息之者即經疏此以下皆蜡祭文息田夫見也勞農王制大

之祝辭土即坊也反歸也宅安也土歸其宅則得不崩水歸其壑者水即水盾壑坑坎也水歸其壑謂不汎溢昆蟲毋作者昆蟲螟螽之屬也得陰而死得陽而生故曰昆蟲毋作謂不為災草木歸其澤者草皆稗木榛梗之屬也當各歸生藪澤之中不得生於良田害嘉穀也蜡祭乃是報功故亦因祈禱有此辭也一云祝辭言此

神由有此功故今得報非祈禱也素服送終是
仁恩也故云仁之至葛帶榛杖示陰氣衰殺斷
割其理是義也故云義之盡也草木者此觧上
息田夫用黄衣黄冠之意田夫則野夫也野夫
著黄冠黄冠是季秋之後草色之服故息田夫
而服之也
疏義既陳蜡有水土昆蟲草木者以其無知故
特有辭也而先嗇之屬有知故不假辭也故此
祭草木有辭則草木當有神八蜡不數之者以
草木徧地皆是不如坊與水庸之屬各指一物
也

故不數封文蜡臘有別總其俱名蜡也故月令孟冬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祠於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鄭註云此周礼所謂蜡是也

廷華崇祝辭係合八神並告水土等皆八神至之說以有知無知有辭無辭為說陋矣且既以草木有神為難又自以猶地皆是解之究竟無理可擬要因鄭以昆蟲為八神之一故又推及草木其外也亦宜

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

好田好女者亡其國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

訂義註諸侯於腊使使者戴草笠貢鳥獸也詩又曰其餉伊黍其笠伊糾言野人之服也戒者詔使者使鄭以此告其君所以戒之華果蓏也又詔以天子樹瓜蓏而已戒諸侯以蓄藏蘊財利也疏曰其餉伊黍其笠伊糾者此周頌良耜之篇也引此證笠是野人所著之服天子於可皆敢斂藏之物既不種植戒諸侯不可蓄藏蘊積財利也疏此一節因上蜡祭廣釋歲終蜡時之事天子掌鳥獸之官謂大羅也謂為大羅者鄭云能以羅捕鳥獸者也周禮羅氏掌羅鳥鳥蜡則作羅襦鄭司農云襦

細紒之羅也解者云順秋冬殺物故羅氏用細紒之羅網以捕禽鳥矣然周禮不云掌獸此云獸者以其受貢獸故也諸侯貢屬焉者大羅氏既以羅為名能張羅得鳥獸故四方諸侯有貢獻鳥獸於王者皆入屬大羅氏也草笠而至者草笠以草為笠也此諸侯所使貢獻鳥獸之使者著草笠而至王庭也尊野服也者草笠是野人之服今歲終功成是由野人而得故重其事而尊其服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者瓜今之瓜華果蓏也言天子唯樹瓜與果蓏所以唯

樹植此瓜華者是佚一時之食不是收斂久藏之種若其可久藏之物則不樹之不務蓄藏其民爭利今佚者鄭告其君亦當如此不得蓄藏與民爭利焉民云好田好汝不斂藏之種者戒其貪也其意以為民有終歲之勞而有一日之佚而為之上者豈可以好樂無厭而淫德不倦乎又以為民有終歲之勤而有一日之積而為之上者豈可以好貨無厭而貪利無已乎嚴陵方氏曰致鹿非寶致鹿也特致所以獲鹿之物爾致女非實致女也特致所以飾女之物爾所

謂作羅襦者以此致女者亡其國其戒之之辭也致鹿則所以戒好田致女則所以戒好女五子述大禹之戒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則好田好女者固足以亡其國而可為戒也羅氏之戒好田則是矣而又戒好女者以其皆陰事故也周官甸師共野果蓏先儒謂果桃李之屬蓏瓜瓞之屬益果即華之成實蓏即瓜之總名被言果蓏此言瓜華互相備也斂秋事藏冬事瓜華之種類特可以供斯須之求非足以待久長之用而天子樹之以示不斂

民爭利焉此戒諸侯之辭也延華業貢使草笠者蓋貢蠶蜡祭之
時故卽服其服以助祭也必祭時來獻者以非常貢也
疏義註詩云黃笠緇撮言野人也疏羅氏致鹿
與女而詔客告也者詔亦告也客謂貢鳥獸之
使者羅氏先受貢畢使者臨去羅氏又以鹿及
女予致與使者而宣天子之詔於使者令使者
及還其國以告戒其君故云詔客告也以戒諸
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者此宣詔所告之言
也令使者還其國以如此告汝君曰不得好田
獵及女色使國亡也言鹿是田獵所得之物女

兆七國之女而王所以獲者也故與之鹿女明以此為戒也一云覓婦國輒與女鹿邪止當羅氏以鹿為女示使者爾廷葬崇詩言都人士曰民望日月吉不當以野人言又天子無致女於諸侯之理若以女為七國之俗亦集說所謂不恒有者則皆曲解耳方氏曰以致鹿飾女之物與之陳氏集說曰以鹿女示之或然

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

故既蜡君子不興功

訂義註四方方有祭也其方穀不熟則不通於蜡者使民謹於用財移之言羨也詩頌豐年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此其羨之與收謂收斂積聚也疏所引詩者周頌豐年之篇烝進也畀與也言豐年多黍多稌故為酒醴進與祖妣謂烝嘗於廟之祭也月令臘在祈天宗之下但不知臘與蜡祭相去幾日唯隋禮及今禮皆蜡之後日經云既蜡不興功老謂不興農功若其土功則左氏傳云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土功是亥之月起日至而畢也

疏此一節論天子蜡祭四方不同豐荒相異兼記臘祭宗廟息民之事各依文解之八蜡以記四方

者言蜡祭八神因以明記四方之國記其有豊稔凶荒之異也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者謂四方之内年穀不得和順成熟則當方八蜡之神不得與諸方通祭所以然者以謹慎民財欲使不熟之方萬民謹慎財物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者謂四方之内有順成之方其蜡之八神乃與諸方通祭所以然者以蜡祭豊饒皆醉飽酒食使民歆羨也皇氏以此一節皆據諸侯之國而為蜡祭以記其功當國不成則不為蜡成則為蜡義亦通也

疑義註息民與蜡與則黄衣黄冠而祭為臘必矣跟上文雖云黄衣黄冠而祭不云臘之與蜡似為一此文云蜡而收民息已先蜡後息民是息民為臘與蜡與也前黄衣黄冠在蜡祭之下故知是臘也是以云為臘必矣○說詳上

恒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非食味之道也籩又作薦同

註義既此一節總明祭祀籩豆酒醴莞簟尊彝醓醢鸞刀之屬明其尚質所用之寘自恒豆之菹至之道也備明諸侯祭祀之禮恒豆之菹者

謂朝事恒常所爲之豆所盛之菹是水草和美
之氣若昌本茆菹是也其所盛之醢陸地所產
之物也加豆陸產也者謂祭末酳尸之後其菹
陸地產生之物而爲之若葵菹脾析之屬是也
其醢水物也者加豆所盛之醢用水中之物若
蠃醢魚醢是也籩豆之爲水土之品也者其籩
豆所爲之物或水或土所生品類也前文唯云
豆此連言籩者籩是配豆之物所盛亦有水生
所生也而周禮籩人云天子朝事之籩其實有
麷蕡白黑則土所生也鮑魚則水物也但籩之

所益陸產甚多也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者言所薦之物不敢用常褻美味貴其多有品類言物多而味不美也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非食味之道也若鮮所以物多不美之意所以交接神明之義取恭敬質素非如人事飲食美味之道也

疑義該此謂諸侯也天子朝事之豆有昌本麋臡茆菹麋臡饋食之豆有葵菹蠃醢豚拍魚醢其餘則有雜錯云也言禮以異為敬疏知此謂諸侯者以其與周禮天子豆物不同故知其諸侯也案醢人加豆謂尸食訖酳尸所加之豆則此恒豆者

郊特牲

謂朝事及饋食供為恒豆也諸侯菹者用水物醢者用陸產其天子不同故引天子朝事之豆以下不同之事以明之天子朝事之豆有昌本麋臡菁菹麋臡與此經同與菁菹鹿臡與菁菹非水物與此經異也天子饋食之豆有葵菹蠃醢豚拍魚醢與諸侯加豆不同與天子加豆有芹菹兔醢深蒲醓醢箈菹鴈醢筍菹魚醢芹菹與深蒲及箈菹等非陸產也鹿與醢醢非水物也與此經異也又天子饋食有蚕蚳醢蜃為水物亦與此經不同故鄭總云與餘則有雜錯是天子與諸侯異也

廷莱柔此記與周禮不同之處不一必以天子諸侯別之徒擬擬耳時以疑存之至所謂非食味即下所謂可食不可嗜耳其字混

先王之薦可食也而不可嗜也卷冕路車可陳也而

不可好也武壯而不可樂也宗廟之威而不可安也宗廟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便其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以同於所安樂之義也

訂義疏此以下總明祭祀之物不可同於尋常安樂之義而不可嗜者祭祀薦羞貴而無味不可欲嗜而不可好也者袞冕路車尊嚴不可尋常求服以爲榮好也武壯而不可樂也者武大武也以示壯勇之容不可常爲娛樂宗廟之威而不可安也者言宗廟尊嚴肅敬不可褻瀆其中以自安也而不可便其利也者宗廟之器其

事神明之道不可迴便以為私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以同於所安樂之義也是總結上文業錐以武為觴舞說見上此刪

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稾鞂之尚明之也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貴其質而已矣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甚也如是而后宜莞音官又音完越音活稾又作藁鞂簡八反和胡卧反琢依註作篆幾巨依反

訂義註尚質貴本其至如是乃得交於神明之

宜也明水司烜以陰鑑所取於月之水也蒲越槀鞂藉神席也明之者神明之也繐謂漆飾沂鄂也、疏尚質則大羹不和大圭不琢素車之乘是也貴本則玄酒明水之尚及疏布之尚先云明水司烜以陰鑑所取於月之水也者周禮秋官司烜氏之文也云蒲越槀鞂藉神席也者今禮及隋禮槀鞂為祭天席蒲越為配帝席俱藉神也云犧尊漆飾沂鄂也者犧與戲字相涉戲先戲服之故以戲為沂鄂也所疏此明祭祀所用之物不尚繁華皆取尚質貴本玄酒明水之尚者玄酒謂水也明水謂取於月中水也陳列酒尊之時明水在五齊之上玄酒在三酒之上是玄酒明水之尚謂尊尚其古故設尊在前也疏布之尚

者冪人云疏布冪八尊禮器云犧尊疏布冪是也蒲越槀鞂之尚者凡常於下莞上簟祭天則蒲越槀鞂之上也明之也者釋所以祭天用蒲越槀鞂之意是神明矣此祭天不敢用褻美味故用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者雕謂刻鏤幾謂沂鄂言尋常車以丹漆雕飾之以為沂鄂而祭天以素車之乘者尊其樸素貴其質而已矣者此一句包上酒醴以下諸事言祭祀之時不重華飾唯貴素而已故用玄水疏布槀鞂之屬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

安褻之甚也者解所以諸事貴質者以其交接神明不可同於尋常身所安褻之甚極者也若其安褻之不甚者亦得同之如是而后宜者言尚質尚儉如是而后得交神明之義也

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黄目鬱氣之上尊也黄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

訂義註牲陽也族物陰也黄目黄彝也周所造於諸侯為上也跳祟宗伯云以天產作陰德註云天產者動物謂大牲之屬也動物故為陽也族物陰也者族物雖出於牲體雜以植物相和非復牲之合體故為陰也然骨

禮陳醆醢醴在碑東醢在碑西鄭云醴殺陽也醴仍防也炎此不同者醢是敦物所為其設清粒故為陽也醢是向物所為內有形質故為陳也文各有所對故不同也黃彝以黃金犧其外以為日因取名也因將特犧老酒故云犧氣也祭礼將列之最在諸尊之上故云上也故鄭注司尊祭云黃日以黃金為日是也黃者中也日者氣之清明也者解用黃日之義也黃是中方色日是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者又解以用中及清明義也言酒清明在尊中而可斟酌示人君慮於祭事必斟酌素於中也日在尊外而有清明示人君行祭以外素清明深淨也崇明堂位云更后氏以雞彝段以罕周以黃日是周所造也天不則黃彝之上有雜彝爲奕備前代之器諸侯但有黃彝故云於諸侯為上也

祭天掃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醯醢之美而煎鹽之尚貴天產也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

和而後斷也

訂義既此所論亦尚質及貴天產及聲和之義貴天產也者餘物皆人功和合為之鹽則天產自然故云貴天產也言煎者煎此自然之鹽鹹治之也言煎鹽之尚者皇氏云設之於醢醢之上故云尚熊氏云煎鹽祭天所用故云尚義俱通也貴其義也者言割刀之用必用鸞刀貴其聲和之義聲和而后斷也者必用鸞刀取其鸞鈴之聲宮商調和而后斷割其肉也

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

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冔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側齊

皆反過丁立反协追 音弁推吁況甫反

訂義註始冠三加先加緇布冠也大古無飾非

時人緌也雜記曰大白緇布之冠不緌大白即
大古白布冠今喪冠也齊則緇之者鬼神尚幽
闇也唐虞以上曰太古也作者束序少北迎主
位也成冠加而有成人之道也成人則益尊醮
於客位尊之也志者始加緇布冠次皮弁次爵
弁冠益尊則志益大也故名者重以未成人之
時呼之或謂委貌為玄冠也共者所不易於先
代言年五十乃爵為大夫也共有昏禮或改取
也及初以上諸侯雖有幼而即位者猶以士禮
冠之亦五十乃爵命也賢者子孫恒能法其先

父德行教者言德益厚官益尊也古謂殷以前
也大夫以上乃謂之爵死有謚也周制爵及命
士雖及之猶不謚耳今記時死則謚之非禮也

凡大古無飾緇布冠無綾也云雜記曰大白緇
布之冠不故者孔子云古未之聞是非敢特人
加綾也引雜記文若發緇布冠無綾而玉藻云
緇布冠績綾則緇布冠有綾者皇氏云此經所
論謂大大士故緇布冠無綾指侯則位尊畫飾
玟有綾也云大白即太古白布冠今表冠也礼
逕云後世有緣麻雖緣麻同出尚質故用白布
冠也云齊則緇之者是神尚幽關也者相祭前
齊時者緇布冠正祭則者祭服有侯氏皇而祭
是也云唐侯以上日太古也者以下云三苴共
皮外素積三王之前太太古故云啓處以上日
太古與易之太古別也客位謂戶牖之間南面
此指道子也若夏殷醮用酒無一加則一醮於
客位周則用態三加畢乃一醮於客位共族子

則皆臨於房戶外三加弥尊喻其志也言三加
者初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是益尊至三加爵弁
見彌尊所以尊者既喻其冠者之志意令其志
意益大初加緇布冠欲其尚贊重古次加皮弁
欲其行三王之總後加爵弁設其行敬事神明
見志益大也案士冠礼三加者謂冠時三循加
冠也至冠日賓至而主人設冠身之席於阼階
上近主人之北又說筵纚櫛具於席冠南身士
於來房賓揖冠身出就位位冠為冠身第頭著
纚畢賓洗手為正磬正磬畢柱西階之枫一等
受取緇布冠逕至冠席前說為冠身著冠畢冠
身起入東房著玄端士衰畢又揖冠身出就位
就位畢賓又下西階至第二等受皮弁冠逕為
冠身者冠然後又著爵弁其儀皆如緇布冠也
未成人之時呼其名故以字代之案冠禮日身
既冠見母畢文於西階東南西賓來西字之日
伯甫知見也諸侯雖有幼而卿位者猶以禮於
冠之知用士礼者以儀禮冠礼是士之正禮明
冠礼之末云公侯之有冠礼夏之末造也者明
夏初以前諸侯未有冠禮與士冠同其夏末以

卯時粧

來諸侯有冠礼與士禮異欲繼世以立諸侯象
賢也者此釋夏末以來有諸侯冠礼之意也以
官爵人德之殺也者此明所以無大夫冠義也
言官爵之授隨德除殺也大夫以上雖以德授
爵猶無冠禮兼明士又德薄而無爵也死而至
無謚此一經明士礼此先士冠礼記以士為主
故此論士死而加謚是為記之時加謚故云今
也古者生無爵死時無謚部不制謚也案典命
云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
士既有命命即爵也故知爵及命士猶不謚者
檀弓云士之有誄自此始也既從縣賁父
士因為始明以前無誄也無誄即無謚也
疏冠
義者一節總論初冠之義以儀禮有士冠禮正
篇此說其義故云冠義如下篇有燕義昏義與
此同皇氏云冠義祇明用緇布重古之義其說
非也始冠緇布之冠也者謂人之加冠必三加

初始所加之冠緇布之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緇之者此釋有緇布冠之由太古之時其冠唯用白布常所冠也若其齊戒則染之為緇今始冠重古先冠之也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者以緇布之冠古禮不合有緌而後世加緌故記者云其今世加緌非禮故引孔子之言云我未之聞也言未聞緇布冠有緌之事冠而敝之可也者言緇布之冠初加暫用冠之罷冠則敝棄之可也以其古之齊冠後世不復用也委貌三者此下三代恒所服之冠然三代乃俱用緇布

而其形自殊周爲委貌之形殷則爲章甫之形夏則爲毋追之形故云委貌周道也鄭注士冠禮委貌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殷質言所以表明丈夫也毋發聲追猶堆也夏后氏質以其形名之周弁殷冔夏收者鄭注冠禮記云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冔名出於幠幠覆也言所以自覆飾也收言所以收斂髮也其制之異亦未聞三王共皮弁素積者以其質素故三王同服焉所以易也前所明悉士禮故無大夫冠礼也所以然者二十而冠五十爵爲大

夫故無大夫冠禮也然四十強而仕亦應無士冠禮而云士有冠禮者士是有識之目故立禮悉用士為正所以王等並依士禮冠子也有此昏禮者言有大夫昏禮也然禮三十而昏五十乃為大夫亦應無大夫昏禮而云有者是改取也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者記者覆解無大夫冠禮所由也

疑義註冠而倣者此重古而冠之耳三代改制齊冠不復用也以白布冠質以為喪冠也道謂常所服以行道之冠也弁冔收齊所服而祭也

古五十爵命至其衰末未成人者多見篡弒乃
更即位則爵命之以正君臣而有諸侯之冠禮
儲君副主猶云士也明人有賢行著德乃得貴
也既忘矣既用之為齊冠三代以唐虞之制齊
冠不復用之以妻紋章甫非追三代去緇布
冠其忘矣白布冠三代用之為喪冠緇布冠既
染而不用所以詩彼都人士臺笠緇撮注云緇
撮緇布冠著欲謂俟且質故著古冠不行道謂
卷光燕飲燕祇之服光視朝行道則皮并也此
云麦紘而儀禮記折玄冠故云或謂委紘為玄
冠齊所服而祭言齊及祭時所服也若三命以
下齊祭同冠四命以上彝祭則異冠委紘一條
論三加始加之冠周弁一條論第三所加之冠
皮弁一條論第二所加之冠在後言
皮弁者以其三王共同故在後言之
疏士子皆
隨其父朝夕之服朝用玄衣素裳夕用上士玄

裳中士貴裳下士雜裳雜裳前貴後玄若大夫以上至天子當同上士玄裳也大戴禮有公冠篇加玄冕爲四加也皇侃云諸侯亦三加與大戴禮違其義非也此經直明諸侯不云天子又下云天子之元子猶與士同則天子與士異也然則天子冠禮其來已久但無文以言之玉藻云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鄭注云始冠之冠也是天子別有冠禮此文繫冠禮之下皇氏云天子元子唯冠同於士其餘則與士不同也故衣服諸侯之兄弟得行大夫之禮也若試爲大

夫者亦用士禮故鄭注冠禮記云周之初禮年未五十而有賢才者試以大夫之事猶服士服行士禮

廷葉棨冠而做之說詳士冠禮記要知孔子未開從上綫言則做亦做其綫耳非做其冠也註以齊冠不用明做其冠之義不知臺笠緇撮雖民望亦服之可謂之不用乎跣儉質之說尤無謂也齊祭同服亦未之前聞綫並詳士冠記

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

所以治天下也

訂義註言禮所以尊尊其有義也失其義以下言政之要盡於禮之義疏此因上論冠義下論昏義故記人因上起下於中說重禮之義也禮之所尊尊其義也者言禮之所以可尊重者尊其有義理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者若不解禮之義理是失其義惟知布列籩豆是陳其數其事輕故云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其義難知也者謂籩豆事物之數可布陳以其淺易故也其禮之義理難以委知以其深遠故也

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所以治天下也者言聖
人能知其義理而恭敬守之是天子所以治天
下也

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
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
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
嫁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
乎臣其義一也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
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
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壻親御授綏親之

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
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
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
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玄冕齊戒鬼神陰陽
也將以為社稷主為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共牢
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
器用陶匏尚禮然也三王作牢用陶匏厥明婦盥饋
舅姑卒食婦餕餘私之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
階授之室也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昏
禮不賀人之序也

訂義註天地萬物目禮之義娶取姓者同姓或娶多相褻也誠信也腆猶善也直猶正也此二者所以教婦正直信也事猶立也齊謂共牢而食同尊卑也齊或為醮先謂倡道也別言不敢相褻也摯所奠鴈也男女以下言人倫有別則氣性醇也禽獸言聚麀之亂類也親之者言已親之所以使之親已先王若太王文王出而先者東面前也從謂順其教令夫之言丈夫也夫或為傅女先祭服也陰陽謂夫婦也爵謂夫命為大夫則妻為命婦尚禮謂大古之禮器也作

卑言太古無共牢之禮三王之世作之而用太
古之器重夫婦之始也私之猶言恩也授室明
當為家事之主也幽深也欲使婦深思其義不
以陽散之也序猶代也疏二者謂辭也幣也辭不許飾是正也幣不溦

晃光信也故合礼記云辭無不腆皮帛以可制
鄭註云賓不稱幣不善此二者正也信也不唯
云信事人信婦德不云正者正是信之小別信
則蕉之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者摯爲也章明
也婿親迎入門而先莫爲然後乃與婦相見是
先行敬以明夫婦禮有分別不妻交親恭合禮
婦降自西階婿親御婦車授綏是婿親御授綏
也親之也者謂婿御婦車授綏欲親交於婦也
故云親之也言婿所以親其婦者欲今婦之親
已也故云親之也者親之也女是齊戒廣陳敬
事也女是謂助祭服也五是通女故合爲女是
也今用助祭之服以親迎也齊戒者齊戒自整

牧也鬼神陰陽也者陰陽謂夫婦也著祭服而
孫祇親迎先敬此夫婦之道如事鬼神故云先
神陰陽也將以為社稷主為先祖後而可以不
致敬乎者釋所為者重故宜用敬所以先而親
迎也妻為內主故有國者是為社稷內主也始
此祠廣後世故云先祖後也明如此之重可以
不致敬少言宜敬也業昏禮士昏用上服以爵
非爵并先士服之上者則天子以下皆用上服
以五先色供主故總稱主異也器用陶匏尚禮
然也者其亦之將俎以外其器但用陶匏而已
此乃貴尚古之禮自然也西是質飾之物匏非
人功所為皆先天贊而自然明服其也其明謂
共亦之明日也舅姑卒食謂明日食婦先舅姑說
婦乃盥饋將服舅姑餕特服之禮竟也食餘日
俊婦餕餘謂舅姑食竟以餘食與之也而禮未
亦有云股明婦盥饋者也私之也者辭婦餕餘
氣也私猶恩也所以食竟以餘食賜婦若此示
舅姑思私之義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
校之實也者謂適婦也婦見餕餘之禮卑舅姑
從賓階而下婦從主階而降是示授室與婦之

義也案昏禮既昏之後夙興贊見婦於舅姑席於阼舅即席席於房外南面姑即席婦執笲棗栗奠於舅席又執腶脩奠於姑席訖贊者醴婦席於戶脯間贊者所醴以醴婦為脯醢婦受醴笲取脯醢降出授人於門外舅姑入於室共席於與婦盥饋特豚無魚腊無稷卒食一酳席於北脯下婦徹設於席前婦即席後姑之餘卒食姑酳之此士礼也其大夫以上此半則與也皆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昏禮所以不用樂者以深也欲使其婦深思陰靜之義以脩婦道樂陽氣也者陽是動散若其用樂則令婦人志意動散故不用樂也論此一節

論聖人重昏禮之事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者

言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合配則萬物興焉

若夫婦合配則子胤生焉此興下皆禮為目故

鄭云目禮之義也皇氏云禮之所尊尊其義也

以下結上昏德之事共義非也所以附遠厚別也者取異姓者所以依附相親遠之道厚重分別之義不欲相褻故不取同姓也幣必誠者誠謂誠信幣帛必須誠信使可裁制勿令虛濫辭無不腆者腆善也謂之傳辭無自謙退云幣不善不詐飾也告之以直信者所以幣必信辭必直欲告戒婦人以正直誠信也信事人也者事立也言婦人立身之道非信不立信婦德也者言貞信是婦人之德

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爓祭用氣也殷人尚聲

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凡祭慎諸此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案陳澔凡鬯臭絕句庾邑字絕句陸合鬯絕句今依陸經典依註作馨薦

訂義註尚謂先薦之滌蕩猶搖動也灌謂以圭璜酌鬯始獻神也已乃迎牲於庭殺之天子諸侯之禮也奠謂薦孰時也特牲饋食所云祝酌

莫於制南先也蕭薌蒿也染以脂合黍稷燒之
詩云取蕭祭脂言陰陽此其所以先後異也
疏言
先蕭若對合亨候執為先也此虞氏尚氣殷人
尚聲周人尚臭皆謂四時常祭也若其大祭祫
周人似先几樂也故大司樂云若樂九變則神
祀可得而禮異鄭云先奏大樂以致其神而後
祼焉推此言之虞氏大祭亦先作樂也故鄭註
大司樂引虞書云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
考來格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此宗廟九奏之節
此虞氏大祭異周同樂九奏夏殷大祭雖無文
或當異周同熊氏以為殷人先求諸陽謂合樂
在灌前周人先求諸陰謂合樂在灌後與降神
之樂別熊氏又云凡大祭並有三始祭天以樂
為致神始以瘞為歆神始以血為陳饌始祭地
以樂為致神始以瘞為歆神始以血為陳饌始
祭宗廟亦以樂為致神始以灌為歆神始以腥
為陳饌始義或然也案禮宗廟之祭先薦血後
薦腥而云宗廟腥為陳饌始為義未安也熊氏

又云社稷以下之祭皆有三郊於裘非也知此經所云天子諸侯禮者以獻禮少牢特牲是大夫士之禮無臭鬱灌鬯之事故也云奠謂薦孰特也將牲饋食禮所云祝用奠於鉶南是也者尸未入之前當饋孰之始饋孰有黍稷此云蕭合黍稷既奠然後焫蕭故知當饋孰之時也云祭以脂合黍稷既之者此云蕭合黍稷是蕭共黍稷合詩云取蕭祭脂是蕭共脂合也故知有蕭及脂黍稷合馨香也

疏此一節總論祭祀之事有虞氏

之祭也尚用氣者尚謂貴尚其祭祀之時先薦

用氣物也血腥爓祭用氣也者此解用氣之意

血謂祭初以血詔神於室腥謂朝踐薦腥肉於

堂爓謂沈肉於湯次腥亦薦於堂祭義云爓祭

祭腥而退是也今於堂以血腥爓三者而祭是

用氣也以其並未孰故云用氣也殷人尚聲者帝王世紀殷不尚氣而尚聲謂先奏樂也不言叏或從庚也臭味未成滌蕩其聲者臭味未成謂未殺牲也滌蕩猶搖動也殷尚聲故未殺牲而先搖動樂聲以求神也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者闋止也奏樂三徧止乃迎牲入殺之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者解所以先奏樂之義言天地之間虛豁亦陽也言鬼神在天地之間聲是陽故用樂之音聲號呼告於天地之間庶神明聞之而來是先求陽之義也周人尚

臭者周禮變於殷故先求陰尚臭也灌用鬯臭者臭謂鬯氣也未殺牲先酌鬯酒灌地以求神是尚臭也鬱合鬯者鬱鬱金草也鬯謂鬯酒煮鬱金草和之其氣芬芳調鬯也又以擣鬱汁和合鬯酒使香氣滋甚故云鬱合鬯也鄭注鬱人云鬱鬱金香草宜以和鬯盧云言取草芬芳香與秬黍鬱合釀之成必為鬯也馬氏說鬱草名如鬱金香草合為鬯也庾氏讀句則云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者用鬱鬯灌地是用臭氣求陰達於淵泉也灌以圭璋用玉氣也者王肅云

以圭璋為瓚之柄也瓚所以酌鬯也玉氣潔潤灌用玉瓚以求神之宜也玉氣亦是尚臭也周言用玉則殷不用圭瓚既灌然後迎牲者先求神後迎牲也致陰氣也者解所以先灌是先求陰也先致氣於陰故云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者周人後求陽也取蕭草及牲脂膋合黍稷燒之也此謂饋食時也臭陽達於牆屋者謂以蕭合黍稷之臭氣求陽達於牆屋也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者明上焫蕭之時節也既奠謂薦孰時也堂上事尸竟延尸戶內更從此始也於薦

執時祝先酌酒奠於鉶羹之南訖尸未入於是
又取香蒿染以腸間脂合黍稷燒之於宮中此
又求諸陽之義也磬香謂黍稷
詔祝於室生尸於堂用牲於庭升首於室直祭祝於
主索祭祝於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
逹人乎祭於祊尚日求諸遠者與
訂義註詔祝生尸謂朝事時也朝事延尸於戶
西南面布主席東面取牲膟膋燎於爐炭先肝
於鬱鬯而燔之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墮於主
前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時尸薦以籩豆

至薦孰乃更延主於室之奧尸來升席自北方坐於主北焉用牲謂殺之時制祭之後升牲首於北牖下尊首上氣也血祭謂薦孰時也如特牲少牢饋食之為也直正也祭以孰為正則血腥之屬盡敬心耳索求神也廟門曰祊被此室與堂與尚庶幾也孰謂朝事特者以下云用牲於庭升首於室此云詔祝於室當殺牲之初設知當朝事時也云朝事延尸於戶西南面布主席東面取牲膟膋燎於爐炭洗肝於鬱鬯而燔之者此等血於堂上而燔燎之設始云入以詔神明以前在堂也云入以詔神於室入出以墮於主前者墮謂墮祭也謂分減肝脊以祭于主前也云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者制割也謂割其肝而不相雜案禮器云君親制祭夫人薦盎此云詔祝於室下云用

也傳於祝事辭也登非下皆由而於也尊廟之者牲
枋求枋於於告祭其設云燔也言來尸主自熱即於
謂神以室皇於以首有升下升之而上尊北者是庭
廟非文次祖主薦則反首故首亦是各故方約朝故
門但次云伯若執三尺以知在約也廟在坐少事知
祭在之用其儀爲牲祭報在制漢鄭故南於牢遂制
於廟知牲見礼正之以陽制祭時之朝主主特豆祭
廟又此於也少言首首明祭後祭此事既北牲也當
門爲當庭知牢薦皆者是後者宗注延若焉饋云此
枋求薦升薦致執升故當也然廟堀尸南者食至節
是祭執首執用正也羊尸又比之奉於故以在薦也
正祝之於時柔祭直人北知云礼礼尸尸在其執云
祭官節室者毛之祭云膰在見言記外來其室乃特
之行也下以祔時祝祭可北下也及尸升來也更尸
時祭索云上罷祝於祀知牖文故少南廟面云延薦
既在求索文用官主訓比下升其牢面自以尸主以
設於也祭云薦以直羊升者首事特主北南來於遂
四祭枋廣祝詰歡祝正牲首見在委牲廟方爲升室豆

於廟又求神於廟門之內詩楚茨云祝祭於祊註云祊門內平生待賓客之處與祭同日也今此索祭於祊當是正祭日之祊矣知者禮器云為祊乎外以其稱外鄭又註上祊之於東方云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此經直云祊不云并又註直云廟門曰祊亦不云外此據正祭日祊也故下云所之為言敬也相饗之也假大也血毛告幽全之物是皆據正祭之日明此祊亦正祭日廟門曰祊爾雅釋宮文云謂之祊者以於釋祭名也者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者此解正祭在廟之時或故候在室或故候在室不知神之所在之處為於彼室乎為於此堂乎故兩處故候也索祭為祊之時或諸遠人乎者諸是語辭其神當或遠離於人不在廟乎祭於祊尚曰求諸遠者與者尚是庶幾也言正祭之時祭於廟門祊者庶幾求於遠處者與言於遠處求神也

疏詔祝於室謂朝事時也詔告也祝况

也天子諸侯朝事之時坐尸於堂戶西南面坐

主在西方東面尸主之前則薦用籩豆也祝乃
取膟膋燎於爐炭入告神於室又出墮於主
當此時主乃親洗肝於鬱鬯而燔之以制於主
前今云詔祝於室是燎於爐炭入告於室也坐
尸於堂者既灌鬯之後尸出堂坐尸西而南
面也

疑義註謂之祊者以於繹祭名也之疏明日繹祭時設饌於
廟門外西室亦謂之祊即上文云祊之於東方
註云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是也此既正
祭日於廟門內求神歷總祊云廟而謂之祊者
以祊是廟門明日繹崇擗祊雅今日之正然假
以明日繹祭祊名同搢
之日祊也○說詳上

祊之為言倞也所之為言敬也富也者福也首也者直也相饗之也嘏長也大也尸陳也

訂義註倞猶索也敬者為尸有所俎此訓也人君嘏辭有富此訓之也或曰福也者備也直者訓所以升首祭也直或為犆也相謂詔侑也詔侑尸者欲使饗此餕也特牲饋食禮曰主人拜妥尸尸答拜執奠祝饗主人受祭福曰嘏此訓也尸或詁為主此尸神象當從主訓之言陳非也疏非也者此經尸為陳諸本尸為主尸是神象當從主是人所主事陳是器物陳列今訓之為陳故云非也疏案特牲少牢設餕之後尸祭餕訖

祝取牢心舌載於肵俎設於饌北尸飯食牲體
反置於肵俎是主人敬尸之俎也少牢云皇尸
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於女孝孫使女受祿於
天宜稼於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此是大夫嘏
辭也人君則福慶之辭更多故詩楚茨云永錫
爾極時萬時億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是也經云
首者直也直正也言首爲一體之正相饗之也
者相謂詔侑所以主祝詔侑尸者欲尸歆饗此
饌引特牲者證饗尸時節延尸初入主人拜妥
尸尸答拜訖執此鉶南之奠祝則詔辭以饗之

郊特牲

欲尸饗此奠也尸送祭與哭之嘏長也大也著尸嘏主人欲使長久廣大也延業案是決亦大夫嘏辭鄭說誤姑存之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血祭盛氣也祭肺肝心貴氣主也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明水涚齊貴新也凡涚新之也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絜著此水也

訂義註幽謂血也純謂中外皆善氣主氣之所合也周祭肺殷祭肝夏祭心祭黍稷加肺謂綏祭也明水司烜所取於月之水也齊五齊也五

齊加明水則三酒加玄酒也膟膋腸間脂也與蕭合燒之亦有黍稷也涗猶清也五齊濁泲之使清謂之涗齊及取明水皆貴新也周禮慌氏以涗水漚絲涗齊或為汎齊新之者敬也著猶成也言主人齊絜此水乃成可得也

疏祭黍稷加肺謂綏祭者案特牲禮云祝命綏祭尸左執觶右取菹擩於醢祭於豆間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是尸綏祭之時有黍稷肺也少牢亦然皇氏以為尸綏祭之時無黍稷至主人綏祭之時乃有黍稷解此祭為生人綏祭還貴假禮正文共義非也云五齊加明水則三酒加玄酒也者崔氏云五齊尊上加明水之尊五齊重明水亦重故加明水三酒經玄酒亦經故云三酒加玄酒也此云玄酒對明水直謂水也若總而言之明水亦名玄酒故禮運云玄酒在室及司烜註云

明水以爲玄酒光也凡經祭齊加明水之文謂
總執祭時而用五齊非謂綴祭之時也故鄭云
祭黍稷加肺謂終祭不云祭齊也業佼禮欲祭
之後亦祭酒必知此祭齊非既祭者以鄭云三
酒加玄酒三酒本非綴祭之用故也凡祭血膟
之特已有膟膋燔燎故前文銘祝於室鄭注膋
取牲膟膋燔於蕭炭法肝於鬱毛而燔之是也
至薦執之時又取膟膋而燎之故上經云蕭合
黍稷故既莫然後焫蕭合膋香故鄭此注云與
蕭合燒之謂積執時也云亦有黍稷也者非但
有蕭與膟膋蕭有訊此謂祝初薦血毛於實時
黍稷故云亦也
也血是告幽之物毛是告全之物告幽者言牲
禮肉裏美善告全者牲體外色全具所以備此
告幽全之物者貴其牲之純善之道也故鄭云
純謂中外皆善言中善則血好外善則毛好也

血祭是堂上制祭後又薦血腥時也祭肺肝心貴氣主者此三者並為氣之宅故祭時先用之北首於墉之注次也但是氣之所舍故云盛氣也三者非即氣故云氣之主也祭黍稷加肺者謂尸既坐綏祭之時祭黍稷加之以肺言薦肺而祭故云加肺也祭齊加明水者謂於正祭之時陳列五齊之尊上又加明水之尊故云祭齊加明水也報陰也者解加肺加明水之意肺是五藏在內水又屬北方皆是陰類又親形魄歸地是陰以陰物祭之故云報陰也取膟膋燔燎

升首者此謂朝踐時祝取膟膋燎於爐炭入以告神於室出以綏於主前又升首於室至薦孰之時祝更取膟膋及蕭與黍稷合燒之是與陽達於牆屋也報陽也者言膟膋黍稷並是陽氣之物首又是牲體亦是陽埶之魂氣在天為陽今以陽物祭之故云報陽也明水涚齊貴新也者明水謂以陰鑑取月中之水也涚猶清也謂泲五齊使清故云涚齊所以貴明水及涚齊者貴其新潔之義也凡涚新之也者釋涚齊之意言所以涚此齊者以敬於鬼神故新潔之也其

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潔著此水也者此釋明水之意所以謂之清明之水者者成也由主人清潔成就此水乃成可得而用也

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敬之至也敬之至也服也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肉袒服之盡也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稱曾孫某謂國家也祭祀之相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嘉而無與讓也腥肆爓腍祭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舉斝角詔妥尸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后坐也尸神象也祝將命也

訂義註割解牲體稱孝孫孝子謂事祖禰稱曾

孫謂諸侯事五廟也於曾祖以上稱曾孫而已相謂詔侑尸也嘉善也治肉曰腥腍孰也妥安坐也尸始入舉奠斝若奠角將祭之祝則詔主人拜妥尸使之坐尸即至尊之坐或時不自安則以拜安之也天子奠斝諸侯奠角古謂夏時也疏熊氏云經既稱國家則兼諸侯及大夫今註直云諸侯者註文略也大夫三廟亦事曾祖而得稱曾孫也其諸侯大夫事祖禰之時亦稱孝子孝孫事曾祖以上雖是內事則同於外稱故下曲禮云諸侯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是也此記不云某侯者略也上士二廟祖禰各一廟中下士一廟祖禰共廟前經註云謂祖禰挾上士也疏敬之至也服也若言君所以而拜稽首向祖若是恭敬

之至極恭敬之至極乃是服順於親也此總結
上兩拜稽首肉袒之文下又各釋拜稽首肉袒
之事拜服也者釋兩拜之文拜者是服順於親
也稽首服之甚也者釋稽首之文拜既是服而
稽首頭至於地是服之甚極也肉袒服之盡也
者釋肉袒之文言必雖內服外貌不盡今肉袒
去飾是服之端盡也熊氏云祭稱孝孫對祖為
言稱孝子對禰為言以其義稱也者義宜也事
祖禰宜行孝道是以義而稱孝也稱曾孫某謂
國家也者國謂諸侯家謂鄉大夫既有國家之

尊不但祭祖禰而已更祭曾祖以上但自曾祖
以上唯稱曾孫而已言已是曾玄之孫祭祀之
相解為相之法也庾氏士賓主之禮相告以擯
詔之儀祭祀之禮則是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善
故詔侑尸者不告尸以上是其無所與讓也腥
肆爓腍祭者肆別也言祭或進腥體或薦解別
或進湯沈或薦煑孰故云腥肆爓腍祭也豈知
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者四種之
薦豈知神適所饗邪正是主人自盡敬心而求
祭之心不一耳斝角爵名也天子曰斝諸侯曰

角若依此則饋食爲孰之時尸未入祝先奠爵於鉶南尸入即席而舉之如特牲禮尸入舉奠爵也但云舉斝角恐非周禮耳崔云是周也詔妥尸者詔告也妥安也尸始即席舉奠斝角之時既始即席至薦之坐未敢自安而祝當告主人拜尸使尸安坐也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后坐也者古夏時也夏立尸唯有飲食之事時乃坐若無事則倚立也由世質故耳尸神象也者尸是神象故無事則立有事而后坐也祝將命也者祝以傳達主人及神之辭命也

縮酌用茅明酌也醆酒涗於清汁獻涗於醆酒猶明清與醆酒於舊澤之酒也

訂義註茅謂泲醴齊以明酌也周禮曰醴齊縮酌五齊醴尤濁和之以明酌藉之以茅縮去滓也明酌者事酒之上也名曰明者事酒今之醳酒皆新成也春秋傳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泲以酌酒酌猶斟也酒已泲則斟之以實尊彛昏礼曰酌玄酒三注於尊凡行酒亦為酌也清謂泲醆酒以清酒也醆酒盎齊盎齊差清和之以清酒泲之而已泲盎齊必和以清酒者皆

久味相得酸謂泲柞𨚗以酸酒也柞𨚗者中有煮鬱和以盎齊摩莎泲之出其香汁因謂之汁莎不以三酒泲柞𨚗者柞𨚗尊也猶若也舊醳之酒謂昔酒也泲醴齊以明酌泲酸酒以清酒泲汁獻以酸酒天子諸侯之禮也天子諸侯禮廢時人或聞此而不審知云若今明酌清酒與酸酒以舊醳之酒泲之矣者就其所知以曉之也泲清酒以舊醳之酒者為其味厚腊毒也泲醴齊以明酌者言泲醴齊之時以明酌和之引周禮醴齊縮酌者證此經縮酌是醴齊也云五齊醴尤濁若以醴比盎齊醍齊沈齊以次漸清故云尤濁其實汎齊亦濁也云明酌者事酒

之上也者周禮三酒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三酒之中事酒尤濁五齊之內醆齊尤濁醆酒清於醴祭清酒又清於事酒故知以事酒泲醴齊也明謂清酒故知是事酒之上清明者也云事酒今之醉酒皆新成也者言古事之事酒正先漢之醉酒事酒與醉酒皆是新作而成故鄭注周禮云事酒酌有事者之酒謂為事而新作者醉先和醉醆醆之名則今卒造之酒也引春狀傳者德四外左傳文證此用茅是縮酒也云酒已泲則非之以貴尊矣者以別器泲之泲說取之以實尊系也言彝者通禮也而言也引昏礼曰酌古酒三注於尊者證賓尊稱酌之意云凡行酒亦為酌也者言非但賓尊為酌凡以齊行酒亦為酌故儀礼鄉飲酒燕礼貴齊與人皆稱為酌也醆酒況於清醆酒盎齊也沈泲也謂泲之以清酒盎齊差清先礼以清酒而後泲之泲謂泲流也以其差清不用茅其醍齊沈齊泲之與醆酒同鄭注司尊齊云泛從醴醍沈從盎此記不言五齊獨祭醴盎二齊者以司尊矣況時祭二齊三酒與醙故此言記者粹之天子

時祭所用尤多故特言之醆酒盎齊者周禮云
盎齊涗酌此云醆酒涗於清涗文是同又周禮
醴齊之後有盎齊後此醴後有醆故知醆謂盎
齊也云皆久味相得者盎齊既清作之必久清
酒又冬釀接夏而成故云皆久味相將也汁醆
涗於醆酒獻謂摩莎涗謂泲也非也之中既有
煮鬱又和以盎齊摩莎泲之出其香汁是汁莎
泲之以醆酒也既以事酒泲醍齊清酒泲盎齊
則泲非也厄亦用三酒今泲非也乃用盎齊故
曰不以三酒泲非也者非也尊以其尊故用五
齊泲之五齊畢故用三酒泲之事相且也猶明
清坱醆酒於舊醳之酒也者猶若也明謂明酌
清謂清酒醆酒謂盎齊作記之時呼明酌及清
酒坱醆酒等皆泲於舊醳之酒謂以舊醳昔酒
和此明酌清酒等三若而泲之作記之時其事
如此古禮餘亡後人不知泲醴齊以明酌泲醆
酒以清酒泲汁莎以醆酒之意故記者云泲此
醍齊之等猶若今時明清醆酒泲於酒醳之酒
也就其今曰所知以況古者雜知之事天子諸
侯禮餘若謂祭禮餘則今日見存此經所云泲乎

酒皆天子諸侯之事以其礼於其事則知故舉
今非以若觀之云泲清酒以舊醆之酒若為其
味厚腊泰也者舊醆之酒謂昔酒雖今成此清
消為薄故用薄酒泲此清酒為其清酒是冬醆
夏成其味厚久腊泰若故以薄酒泲之故因語
云高位實疾頗厚味實腊泰鄭之此注解記特
清酒泲於疏此一節記人總釋周禮司尊彝泲
舊醆之酒

二齊及鬱鬯之事縮酌用茅明酌也者縮泲也
酌是斟酌謂醴齊既濁泲而後可斟酌故云縮
酌也用茅者謂泲醴齊之時而用茅也明酌也
者謂事酒之上酒色清明謂之明酌言欲泲醴
齊時先用明酌和此醴齊然後用茅泲之不云
泛齊者與醴齊同

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焉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

故君子三日齊必見其所祭者註辟為弭

訂義註祈猶求也謂祈福祥求永貞也報謂若獲禾報社由用也弭謂弭災兵遠罪疾也齊三日者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則見之也疏祭陰有祈有報除祈報之外非有據除凶惡故解為弭災兵遠罪及取有周禮小祝之文也鬼神居陰故三日齊思其親之於處笑語故祭時如見其祭之親疏有

求者謂求福祥也有報焉者謂獲福而報之有由辟焉者謂用此祭之以弭此災兵罪疾之事齊服用玄冠玄衣義玄陰色鬼神尚幽陰故齊

者玄服以表心思幽陰之理故云陰幽思也故君子三日齊必見其所祭者辭陰思義也三日謂致齊時也所祭者謂親也爲親而祭故云所祭者也